

怒火冲天

《韩国通讯》



. 6
5

怒 火 冲 天

《 韩 国 通 讯 》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84

Yankee go home

NUKES OUT OF KOREA

美國은 더 이상 韓國을 속국으로 만들지 말고 물러가라



우리들의 역사에 있어서 잘못된 모든 政
黨은 幸에는 언제나 美國이라는 시어머니
이 땅의 독재자를 조종하고 있었읍니다...

南朝鮮出版物刊载的有关南朝鮮人民反美反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的材料。



南朝鲜的棚户区。没有住房的占总户的41.6%。

在南朝鲜，露宿的有380.06万户。





南朝鲜是病魔的巢穴，病人受诊也很困难，总人口的15%是肝炎患者。



南朝鲜的失业者和
半失业者700万以上。



因为没有工作做，连妇
女也当了擦鞋匠。

出 版 说 明

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从1972年11月开始登载了以T·K为笔名写的《韩国通讯》。

从那以后十多年来，我出版社把这些通讯编译成各国文字的书出版。已有许多读者成了我们的朋友。那是因为这些通讯以生动的材料赤裸裸地揭露了南朝鲜社会的腐败和法西斯化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1945年，朝鲜人民获得解放后，着手建设自主独立国家。南朝鲜也曾到处成立了人民委员会，人民意气风发，投入了新社会的建设。

然而，霸占了南朝鲜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实行他们的殖民统治，动用暴力炮制了李承晚傀儡政权。当然，这种傀儡政权遭到了南朝鲜人民的一致反对，到1960年，由于4·19人民起义，象一座砂城一样垮台了。

美帝国主义看到它的这个殖民统治机构陷入危机，就于1961年唆使它的走狗发动5·16军事政变，炮制了朴正熙傀儡政权。

独裁者朴正熙傀儡梦想长期掌权，连有名无实的“国会”也象敝屣一样扔掉，炮制了使一人独裁体制合法化的“维新宪法”。这就是所谓1972年的“十月维新”。

整个南朝鲜土地在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铁蹄下变成了“外人当家的敌土”，变成了傀儡匪帮肆行“蹂躏人权的情报政治、无视社会舆论的高压政治”的“无气之宇，无汁之地，无光之世”。

可以说，《韩国通讯》是作为“十月维新”的见证出现的。所以，我们的一位读者说，想真实地观察南朝鲜现实的人们并不是把《韩国通讯》当做野史，而是当做正史来读的。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1980年光州大屠杀事件后，釜山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等，南朝鲜各阶层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杀人魔鬼全斗焕的法西斯统治制度而奋起进行的斗争。

本文摘自日本杂志《世界》登载的1982年和1983年度的通讯。

1984年1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7-491042

目 录

向往联合斗争 (1982 · 11)	(1)
元丰工会的斗争	(1)
学生斗争日志	(7)
狱中斗争的胜利	(13)
谁能阻挡春天的到来 (1982 · 12)	(22)
时代的趋势	(22)
颓废的浪潮	(27)
三起事件	(33)
金大中的“获释”	(40)
最底层的思想 (1983 · 1)	(45)
死亡之城	(45)
充满忧虑和希望的对话	(50)
悲怆的岁月 (1983 · 2)	(58)
落地的谷穗	(58)
政治把戏	(63)
追究真相	(68)

否定的道路 (1983 · 3)	(72)
在一个毕业典礼上	(72)
再度监禁	(77)
不可饶恕的人们 (1983 · 4)	(82)
被凌辱的学校	(82)
抵抗的激进化	(88)
创造“先进祖国”	(94)
殷切的呼声	(100)
怒火冲天 (1983 · 5)	(106)
大盗贼的故事	(106)
禁忌对象——民众	(112)
光州和汉城	(118)
推动时代前进的人们 (1983 · 6)	(128)
暴力在逐步升级地扩大	(128)
兵营化了的大学	(132)
光州事件三周祭	(137)
金泳三的斗争	(140)

向往联合斗争

1982年11月16日讯

元丰工会的斗争

汉城之行

我的爸爸和妈妈
已经3年卧病不起，
后山上的药草全都挖来，
给他们做了药。

天天早上
啼鸣着飞去的鸟儿哟，
愿你替我来探望，
安慰我的爸爸和妈妈。

如我离去由谁来
照顾年老的父母，
去汉城的路，

为什么这样遥远。

这是，今年夏天，由叫“形成社”的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女工的生活记录《现场札记，汉城之行》中的一首诗。作者是宋孝顺。这本反映真实的书，当然立即被禁止出售。作者在札记的“后记”中写道：

“被解雇后两年来的变化是两个朋友结婚了。她们虽然结了婚，但为了不忘记悲酸的往日，都想奋发起来，再进工厂去多少参加现场劳动。我们每周见一次面，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友情更加深厚、牢固。想着复职的那天到来，我们没有领退职金，要继续进行斗争。公司方面可能想，岁月逝去，我们就会东一个西一个地散去，但只要对后来的工友有所帮助，我们将继续忍受痛苦，不停地斗争。在很多单位，工人们在各种借口下冤枉地被解雇，彷徨街头。我认为只有他们得以复职的那一天，才会在这块土地上建成正义的社会。”

宋孝顺是在大一化工厂被解雇的女工。这个厂的民主工会也遭到了破坏。

美国系统的电子工业工厂昆特老·泰塔7月20日，宣布工厂停业，撤走了。这个厂是在1967年，花320万美元建成的。当年就出口相当于1.7万美元的电子计算机零件，1979年，出口额达到2,400万美元。他们未经同工会的协商，就以闹工潮为借口，单方面地撤走了。这样，240名工人失了业。工人们组织机动队，在男工的帮助下，甚至进行了暴力斗争，但反而3名女工遭到逮捕，被判了3年徒刑。

人们说，应该由美国本公司代表出庭作证，可是他们没有露面。退职金也没有按规定发。据说，工人们拒绝接受的退职金，撤走时托给了法务部。他们曾通过报纸约定，不仅给工人们发优厚的退职金，而且负责介绍工作，进行再就业的职业性训练。然而，他们根本不管就业问题，而且由于被贴上昆特老·泰塔工人的标签，工人们再就业的道路完全给堵死了。这个公司加剧工潮，给自己造成有利的条件后，逃走了。

令人不禁痛叹，跨国企业的真面目就是这样的。人们痛叹地说，这就是最近美国对所谓“友邦”所持的露骨的态度。如今，他们连“恩人”的假面具也摘掉了。年轻的人们愤慨地说，美国是被人们骂为掠夺者也感到高兴的厚颜无耻的东西。

这回开始了对元丰毛纺厂工会的破坏工作。这是被称为民主自由工会的仅有的一个工会。9月13日，有一名工会会员突然遭到公司方面暴徒的袭击，住了医院，可是受害者反被解雇了。当工人们对此提出抗议的时候，又有4名工会干部被解雇了。9月27日，100名暴徒占据了工会办公室，监禁了工会支部长。于是工人们对此提出抗议，进行了绝食斗争。这个斗争的特点是，男女工人一同参加了斗争。9月30日到10月1日，进行了两天的绝食斗争。在这期间，有250名来历不明的男汉闯进来，拉走了650多名工人。这时，警察包围工厂，帮助他们。另一方面，以非法举行罢工破坏了工厂器物为借口，开始逮捕了很多工人。

10月7日，永登浦产业传教会建筑里，有一个支援元丰

毛纺厂工会的小组准备开祷告会。有2,000多名学生和工人赶到这里来了。可是警察破坏了这个祷告会，并逮捕了要参加祷告会的学生。据核实的材料，被逮走的有124名。

据说，至今在元丰毛纺厂，有67名工人被撵出去，200名被逮走，有很多人被提交当即审判，支部长郑善顺等5名工人被捕受审。此外，要参加祷告会的4名学生好象也被捕受审。34名学生被提交当即审判，14名被强征入伍。因为这是学生和工人要联合的运动，当局为此特别动脑筋。

全斗焕匪帮对这种事态的态度是强横的。因为他们最害怕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害怕这种抗拒波及全国。元丰工会事件是为把自由工会统统破坏，预先铲除政治不安因素而周密筹划的行动。同在昆特老·泰塔事件时搞的一样，他们发动新闻出版手段，继续宣传，说“城市产业传教会促使企业破产”。这是说，元丰工会的背后也有城市产业传教会。《京乡新闻》(10月18日)甚至发表了题为《面临危机的元丰毛纺厂——‘城市产业传教会’的暴行，不能袖手旁观》的社论。下面介绍这篇社论的头一段和最后一段：

“‘城市产业传教会’又把一个企业赶进了破产局面。由于属于‘城市产业传教会’的工人們的激烈斗争，国内数一数二的纺织企业元丰毛纺厂不能正常进行生产，面临危机。”

“如上所述，如果‘城市产业传教会’超出纯粹的宗教范围，继续保持秘密结社的性质，不停止激烈的斗争，那么不应该从劳资问题的角度，而应该从国家保安问题的角度对待他们。我们认为，借此机会，当局要考虑到，克服我们当前的经济困难的关键之一，就是维持劳资间的圆满关

系，对城市产业传教会彻底进行调查，查出其不经之行，采取消除它的强压措施。”

如上所述，青瓦台叫报纸宣传说，工人运动是反国家行为，把本应看做是一个工厂的劳资纠纷的这个事件当做最大的问题之一。据说，法务部、内务部等的长官和叫做安全企划部的中央情报部部长同全斗焕讨论了这个问题。

工人的斗争，无论在元丰毛纺厂内部或外部都将继续进行。他们的要求是，工会运动正常化，解散暴徒集团，救济被监禁者和被解雇者。

这个公司属于拥有海外市场的国际组织。据说，这个组织还向美国等国家出口“胜利之女神”牌球鞋。抵制其出口，也算是一条帮助斗争着的元丰工人的途径。

这些工人的斗争，不是单纯的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而是争取生存和维护人的尊严的斗争。他们主张，工人也是人。因此，这些妇女在斗争中，领悟到人生的意义，更加强同志式的团结和友谊，并从中感到喜悦和骄傲。她们进行着不屈的斗争，在这过程中，她们愈加坚强地成长起来。正因为如此，就是遭到失败也不懊悔。因为她们从中得到了很多东西。

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9月末召开的保守的教派——大韩基督教长老会总会，虽然受到要断绝同城市产业传教会的关系的压力，但他们断然拒绝了。被政府和企业方面收买的代表企图非难城市产业传教会，但遭到与会者的强烈抨击，没能继续发言。与会者们主张，当前应要求的是传教的自由，而不是抛弃传教。甚至还通过了坚决要求

释放政治犯的决议。他们还说，黎巴嫩的悲剧使人联想到两年半前的光州事件，并深表同情，做了捐献。

很多人得知这个消息，表示惊讶：“那个保守的教团竟那样做了吗？”并表示感叹说：“他们仍然保持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拒绝参拜神社的传统呀。”

10月18日，教会联合组织——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发表了《关于镇压元丰毛纺厂工会和城市产业传教会一事的声明》，对制造暴行事件并任其自流的当局和继续搞片面宣传的新闻出版机关追究了责任，并主张恢复民主的工会。声明最后指出：“我们教会将永远同城市产业传教会和元丰毛纺厂工会同舟共济，继续做祷告。”

下面援引这个声明中虽然语调温和但反映了韩国的现实和国民心情的一段文章。

“最近发生的美国文化院纵火事件、宜宁屠杀无辜居民事件、韩国教会社会传教协议会发表声明事件、张玲子和李哲熙的巨额期票舞弊事件等，使人对第五共和国所标榜的‘实现正义社会’抱怀疑。夏天发生的与昆特老·泰塔停业有关的对工会的镇压以及最近对元丰毛纺厂工会的暴力破坏行为等，使人不能不感到第五共和国所标榜的所谓‘民主幸福社会建设’是空谈而已。”

现今，可能是搞假面舞会的时代。最凶恶的家伙戴上正义和爱国的假面具，毫不羞愧地到处乱窜。要生活在这样不知羞耻的时代，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啊。所以，这个国度的有良心的年轻人感到心如刀绞。